

向慕与吸纳:学校教育在游牧民族社会的推进

——以前燕官学教育为例

赵红梅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民族研究所,长春 130033)

摘要:前燕官学教育兴起、庠学与小学的教育形式与发展进程、崇经尚武的办学特点与历史作用渗透着学校教育在前燕政权由向慕汉文化走向吸纳中原文化历程中的历史使命,加速了慕容鲜卑由游牧民族社会向农耕社会的迈进。从办学宗旨上看,是流寓前燕的中原士人以宣扬先进的中原文化推进慕容鲜卑由游牧民族社会迈向农耕社会为目的改良慕容鲜卑人教育观念的必然产物。官学教育不仅为慕容鲜卑本民族培养了一批文武兼通的人才,也推动和促进了前燕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卓有成效地提高了慕容鲜卑的文化素质,而接受官学教育旋即成为慕容鲜卑人出仕为官的基础。

关键词:前燕;官学教育;游牧文化;汉文化;文化交融

中图分类号:K2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2)04-0157-04

前燕官学教育,是指前燕政府专为慕容氏家族及大臣子弟开办或以招收官宦子弟为主的、以经学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学校教育。慕容鲜卑人系东胡后裔,俗同匈奴,早在莫护跋自塞外迁入辽西棘城之北,慕容鲜卑贵族即已开始接受经学教育,但是在当时慕容鲜卑居住生活之地尚无专为官宦子弟设立的学校。太兴四年(321)冬十二月,慕容廆备置僚属,“以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命皝与国胄束修受业”^①《十六国春秋》卷二三《前燕录一·慕容廆》,前燕始有官学。此后,接受官学教育几成慕容鲜卑人出仕为官的基础,官学教育不仅直接影响着慕容鲜卑人的教育观念,也卓有成效地提高了慕容鲜卑文化素质,在慕容鲜卑由游牧民族社会向农耕社会推进的过程中,学校教育为前燕搭建了由向慕汉文化走向吸纳中原文化的桥梁,不仅为本民族培养了一批文武兼通的人才,也推动和促进了前燕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

一、向慕汉文化:前燕官学教育兴起的背景

在游牧民族社会,学校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既有本民族自身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有外来因素的

影响。太兴四年(321),前燕兴起了专为慕容氏家族及大臣子弟开办或以招收官宦子弟为主的、以经学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学校教育。前燕官学教育是在慕容鲜卑居地迁徙的历史前提下,受中原文化影响而兴起的,并与慕容鲜卑历任首领“主动向华”密切相关。从社会根源上看,前燕官学教育是十六国时期“华夷共祖”思想影响之下游牧民族汉化进程下的一个必然结果;从办学宗旨上看,是流寓前燕的中原士人以宣扬先进的中原文化推进慕容鲜卑由游牧民族社会迈向农耕社会为目的改良慕容鲜卑人教育观念的必然产物。

首先,就慕容鲜卑而言,居地的迁徙是前燕官学教育兴起的历史前提。其祖先为东胡,与匈奴风俗相近。《十六国春秋》卷二三《前燕录一·慕容廆》记其事云:“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次以君北夷,遂世居辽左,居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据《汉书》卷九四上《匈奴列传上》载:匈奴人“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学校教育更是无从谈起。匈奴人“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②《汉书》卷九四上《匈奴列传上》在掠夺与征伐的过程中,慕容鲜卑与匈奴等游牧民族一样,为维护 and 争夺本民族的生存空间与生活资料苦练骑射本领,对中原文化充满着无限地向往与仰慕。

收稿日期:2012-01-0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东北古代方国属国史研究”(10@ZH006)

作者简介:赵红梅(1977—),女,吉林珲春人,副所长,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公元1世纪中叶至4世纪后期,鲜卑人的分布状况有所变化。从《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廆载记》的记载来看,“慕容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鲜卑人也。……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慕容部所依之鲜卑山在柳城县西南,西汉时期此地当在汉长城之内,属右北平郡。鲜卑人最初分布于大兴安岭北部地区,西晋时期,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一带分布着东部鲜卑三部:慕容部、宇文部、段部^[1]。马长寿先生认为,“慕容部此时的分布当在西拉木伦河的上游,即今河北省平泉县直北至西拉木伦河西段地区”^{[2]186}。慕容部属于檀石槐三部中的中部,而檀石槐的中部在“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各郡的塞外,在2世纪中后期,慕容部应该分布在这一地域。基于此,有学者认为,“慕容部于东汉已迁居今河北省以北地区”^[3]。

其次,前燕官学教育的兴起深受五胡十六国时期“华夷共祖”思想的影响,为前燕搭建了由向慕汉文化走向吸纳中原文化的桥梁。据《十六国春秋》等史书记载,入居辽西,慕容鲜卑始慕华风。慕容廆的曾祖莫护跋在入居辽西后,见燕代地区汉人多冠步摇,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廆载记》)从莫护跋入辽西地区后,慕容鲜卑经历了由“秃头宴饮”到“敛发袭冠”来看,在与汉族杂居过程中,慕容鲜卑逐步接受中原文化,开启了慕容鲜卑的汉化历程。

另外,前燕官学教育是推进慕容鲜卑由游牧民族社会迈向农耕社会的有效手段。正始年间,莫护跋之子、慕容廆祖父木延跟随毌丘俭征高句丽有功,曹魏赐予木延大都督、左贤王之号。慕容廆之父涉归,因“全柳城之功”被封鲜卑单于,并率鲜卑慕容部“迁邑于辽东北”^[4]《十六国春秋》卷二三《前燕录一·慕容廆》),进一步向辽东中心地带靠近。马长寿认为,此“‘辽东之北’当在今彰武之北、边柵以外之地。”^{[2]187}尽管在涉归时期曾经叛西晋,进攻昌黎、辽西二郡后被平州刺史鲜于婴讨破,但就整体而言,慕容部在进入辽西以后与魏晋等中原政权保持着较为稳定的朝贡册封关系。此种向慕汉文化的时局为慕容廆年少时研习中原礼俗做了环境上的准备,虽然这一时期学校教育尚未出现,却也是成为前燕汉文化教育得以兴起的重要支撑。

二、庠学与小学:前燕官学教育的形式与发展进程

在慕容廆改革和流寓前燕的中原士人出仕前燕的影响与推动下,太兴四年(321)冬十二月,慕

容廆“以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命毖与国胄束修受业”^[5]《十六国春秋》卷二三《前燕录一·慕容廆》),前燕开办了官学教育。从教育对象与教育内容上看,前燕的官学教育可分为庠学与小学两种形式。

第一 庠学始自慕容廆、盛行于慕容皝时期

首先,慕容廆汉化改革是前燕官学教育得以草创的政策基础。前燕立国之初,在慕容廆君臣确立“尊晋勤王”的对外策略以后,慕容廆着重对前燕进行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其中,最为史家关注的是效法中原典章制度、设立郡县等,以便安置和吸纳来自中原地区的汉族移民的管理体制,有学者明确指出,“设立侨郡以安置流民的结果,必然会将新来的汉族人与旧有的慕容部人迁徙来的汉族流民,其中的士人在日后被陆续地吸纳入前燕的政权中;其中的下层百姓大多是曾在中原从事农耕的劳动力,他们新的土地上辛勤地进行农垦。”^[4]从慕容廆对归附前燕的中原移民的安置情况来看,慕容廆设立冀阳郡安置来自冀州的移民,设立成周郡安置来自豫州的移民,设置营丘郡安置来自青州的移民,设置唐国郡安置来自并州的移民。可见,进入慕容部控制区的中原移民,以来自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居多。

其次,流寓前燕的中原士人是前燕教育发展进程中的助推因素。从前燕职官的基本状况分析,慕容廆时期大量启用了中原士人,从这些汉族士人的籍贯上看,在慕容廆统治期间见于史籍记载的35位汉族官员中,仅孙丁、崔焘、石琮3位籍贯不详,将这些流寓前燕的中原士人的籍贯与《晋书·地理志》中西晋的地方建制相比对,可以看出,投奔前燕棘城政权的汉族士人主要来自冀州、平州、司州、幽州、并州、雍州、青州、徐州、兖州、扬州等地。依据《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一·慕容廆》兹列数据如下:冀州:渤海5人、平原3人,总计8人,在慕容廆时期汉族官员中占22.86%;平州:辽东4人、昌黎1人、乐浪1人,总计6人,占17.14%;司州:河东2人、广平1人、魏郡斥丘1人,总计4人,在35位汉族官员中的百分比占11.43%;幽州:代郡1人、北平2人,总计3人,占8.57%;并州:西河1人、太原1人,总计2人,占5.71%;雍州:安定2人,总计2人,占5.71%;青州:北海2人,总计2人,占5.71%;徐州:兰陵1人、鲁国1人,总计2人,占5.71%;兖州:泰山1人,占2.86%;扬州:会稽1人,占2.86%;灌津1人,总计1人,在35位汉族官员中的百分比占2.86%。结合上述统计来看,冀州、平州、司州、幽州、并州、雍州、徐州是前燕棘城政

权汉族士人的主要来源地。前燕官学教育的兴起与流民的大量涌入及中原士人出仕前燕有着密切关系。

再次,中原汉族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游牧民族的畜牧与狩猎生活构成了明显的冲击,以骑射为核心内容的家族教育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前燕统治者的需要。因此,在前燕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下,在中原士人与流民的不断冲击下,以经学教育为核心内容的学校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不会是历史的偶然。慕容廆之子慕容皝,“雄毅,善权署,尚经学,多材艺,尤善天文,国人称之。廆为辽东公,立为世子。”(《十六国春秋》卷二四《前燕录二·慕容皝上》)晋穆帝永和元年春正月,封裕上书云其事“四业者,国之所资。教学者,有国盛事。习战、务农尤其本也。百工、商贾,特其末耳。宜量军国所须,置其员数,已外归之于农,教之战法。学者三年无成,亦宜归之于农,不可徒充大员,以塞聪僞之路。”(《十六国春秋》卷二五《前燕录三·慕容皝下》)慕容皝“雅好文学,尝亲临庠序,劝以讲授,考校学徒至千余人,颇有妄滥者,故封裕及之。”(《十六国春秋》卷二五《前燕录三·慕容皝下》)永和元年(345),慕容皝“赐大弟子为官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饮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并以教胄子。”(《十六国春秋》卷二五《前燕录三·慕容皝下》)此时,前燕不仅有固定的考试制度,也出现了《急就》、《典诫》等钦定教材,出现了官学教育的空前繁盛,学生可达千余人。

第二,小学为慕容儁设立

从前燕官学教育形式上看,小学是庠学的有益补充,是前燕官学教育发展进步的表现。经慕容廆与慕容皝的努力,庠学到了慕容儁时期已相当繁盛,单纯的庠学教育已不能满足官学发展的需要。慕容儁,字宣英,鲜卑语名贺赖跋,是慕容皝的第二子。慕容廆在世时常言“吾积德累仁,子孙当有中原。”(《十六国春秋》卷二六《前燕录四·慕容儁上》)慕容儁出生后,慕容廆赞其为,“此儿骨相不凡,吾家得之矣。”(《十六国春秋》卷二六《前燕录四·慕容儁上》)经二世君主倡导,至慕容儁出生后,前燕的官学教育已相当发达。慕容皝时期,前燕出现以大姓家族的人任职官吏的现象。到了慕容皝统治时期,从民族成分上看,前燕官吏汉族46人,占75%;鲜卑族14人,占23%;夫余族1人,占2%。在慕容皝启用的61位官员中,共有30个姓氏,其中鲜卑族有慕容、慕舆、鲜于三大复姓,夫余族仅“余”一姓。慕容氏家族10人,为慕容翰、慕容仁、慕容昭、慕容幼稚、慕容军、慕容汗、慕容儁、慕容恪、慕容评、慕容霸,占16.4%,

慕舆为慕舆渥、慕舆根2人,占3.3%、鲜于是鲜于屈、鲜于亮2人,占3.3%。从汉族姓氏来看,按照姓氏占前燕官吏的比例排列,慕容皝时期前燕的主要的汉姓有王、刘、宋、封、阳、孙、韩、鞠、张等。慕容皝时期,官学教育已成为前燕选官的捷径,以上官员中不乏因“通经秀异”而被“擢充近侍”者,因此,慕容皝时期官僚机构较之慕容廆时期的增长,也可作为前燕庠学教育繁盛的佐证。

从教育效果上看,与庠学相比,小学可以缩短前燕官宦子弟接受官学教育的年龄。至慕容儁统治时期,中原文化已深植于前燕朝野,从适龄儿童中选择优秀者自幼接受官学教育,可以为扩大前燕为本民族培养知识分子的范围。慕容儁自身即是前燕官学教育的受益者,他“博览书史。有文武干略,彬彬文雅,更善词赋。”至慕容儁统治时期,前燕政治、经济、军事能力的空前强大,前燕君臣对中原文化的理解程度较高,以《甘棠颂》为例,中原的正统观念已在前燕社会生根发芽。慕容儁三年(351),前燕内外臣僚并上的《甘棠颂》中涉及酸、苦、甘、辛、咸“五味”,加之春、夏、季、秋、冬“五时”,及青、赤、黄、白、黑“五色”,配以“木”、“火”、“土”、“金”、“水”五行,则“甘者,味之主也。木者,春之行也。五德属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养物,色又赤者,言将有赫赫之庆于中土。吾谓国家之盛,此其征者也。”(《十六国春秋》卷二六《前燕录四·慕容儁上》)附会为前燕国运当兴的征兆。元玺元年(352)夏四月,又以“燕者,燕鸟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龙兴冠通天冕,章甫之象也。巢正阳西椒者,言至尊临轩朝万国之征也。三子者,数应三统之验也。神鸟五色,言圣朝将继五行之策,以御四海者也。”(《十六国春秋》卷二六《前燕录四·慕容儁上》)预示着前燕国运当兴,既有符应,又合“三统”,还有“五色”,符“五行”。随着前燕疆域的拓展,对慕容鲜卑本民族人才的需求量也相应增大,单一的庠学教育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前燕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在光寿三年(359)春二月,慕容儁“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十六国春秋》卷二七《前燕录五·慕容儁下》)。在庠学基础上,前燕官学得以拓展。

三、崇经尚武:前燕官学教育的办学特点与历史作用

对于前燕而言,从慕容廆时期兴起的官学教育是有别于慕容鲜卑所接受的游牧民族传统的骑射教育的新式教育。在前燕社会推广的过程中,官办学校的设立地点、生员选择、教学内容、教育形式等方面难免会有这样那样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在慕容廆、慕容皝父子直接参与及努力下,官学

教育已为慕容鲜卑所接受。前燕官学教育具有如下办学特点。

从教育内容上看,经学成为前燕官学教育的核心内容。汉晋之际经学繁盛,至慕容皝十四年春正月,“皝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通经秀异者,擢充近侍”[《十六国春秋》卷二五《前燕录三·慕容皝下》],使官学教育成为前燕官宦子弟得以选官的捷径。到前燕最后一位统治者慕容暐委政于太宰慕容恪时期,“专受经于博士王欢(一作王劝)、助教尚锋、秘书监(一作郎)杜诠,并以明经讲论左右。至是通诸经,祀孔子于东堂,以欢为国子祭酒,锋国子博士,诠散骑侍郎,其执经侍讲者,皆有拜授。”[《十六国春秋》卷二八《前燕录六·慕容暐上》]经学仍是前燕官学教育的主流。

从发展趋势上看,尚武无疑是前燕官学教育的组成部分。尚武主要表现在从前燕对将领的培养上。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慕容廆本身就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将领,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多次领兵出征。慕容廆时期见于史籍记载的前燕官员共40人,这一时期见于史籍记载的前燕将军相对较少,仅有6人,其中汉族将军4人、鲜卑族将军2人且均为慕容廆之子。到慕容皝时期见于记载的前燕官员达到61人。这不仅是官僚规模的扩大,从职官体系上看,慕容皝时期实现了从承袭慕容廆时期“平州守宰”的职官向慕容皝自称燕王之后“改备群司”诸侯官体系的转变。这一时期领兵的鲜卑族将军多为慕容皝的兄弟、儿子。慕容翰、慕容仁、慕容昭、慕容幼稚、慕容军、慕容汗均为慕容廆之子,其中慕容翰是慕容皝庶长兄,慕容仁、慕容昭是慕容皝的同母弟,慕容幼稚、慕容军、慕容汗均为慕容皝的庶弟。

从教育目的上看,官学教育为慕容氏家族培养了一批文武兼通的人才。以慕容皝时期的将军为例,鲜卑族将军11人,为慕容翰、慕容仁、慕容昭、慕容幼稚、慕容军、慕容汗、慕容廆、慕容恪、慕容评、慕容霸;汉族将军9人,为孙机、乙逸、淑虞、刘佩、张萌、兰勃、宋晃、张泓、宋回;夫余族将军1人,为余玄。从前燕将军名称上看,慕容皝时期前燕将军的名称主要有:建威将军、征虏将军、广武将军、建武将军、广威将军、宁远将军、扬威将军、材官将军、轻车将军、折冲将军、护军将军、扬烈将军、荡寇将军、渡辽将军、前军师将军、平狄将军、镇军将军、将军、镇军、护军、别将、城大等。较之慕容廆时期的“将”、“将军”、“建威将军”、“鹰扬将军”、“征虏将军”丰富得多。

就前燕官学教育的历史作用来看,首先培养了一批汉化的慕容鲜卑贵族官僚,为前燕入主中原提供了人才储备。到慕容儁时期,依元玺三年

(354)四月慕容儁大肆分封其弟、子为“王”的情况看,在慕容儁封王之前,未见领有其他官职者如下:元玺三年(354)二月,慕容彪为武昌王、慕容军为襄阳王;慕容度为乐浪王、慕容桓为宜都王、慕容遼为临贺王、慕容徽为河间王、慕容龙为历阳王、慕容纳为北海王、慕容秀为兰陵王、慕容岳为安丰王。慕容儁诸子中,得以封王者七人,为乐安王慕容臧、渤海王慕容亮、带方王慕容温、渔阳王慕容涉、中山王慕容暐、济北王慕容泓、中山王慕容冲。慕容儁不仅封其子弟为“王”,在慕容儁时期,前燕的封爵中亦见有“公”与“侯”的记载。慕容儁时期,3位慕容氏将领被封为“公”,梁公慕容德、始安公慕容默、南康公慕容倭慕容儁仅将“王”这一爵位授予战功赫赫的鲜卑族将领,而未见有汉族将军有“王”之爵位。

其次,提高了慕容鲜卑的文化素质,培养了本民族的知识分子。据《十六国春秋》卷二七《前燕录五·慕容儁下》在慕容儁诸弟中,封王之前已有其他职官者如:范阳王慕容友,此前儁元年(349)正月左贤王;吴王慕容垂,此前为安北将军,元玺四年(355)十一月,征讨大都督;太原王慕容恪,此前为卫将军;上庸王慕容评,此前为镇南将军;庐江王慕容宜,此前为散骑常侍;洛阳王慕容强,此前为前锋都督;下邳王慕容厉,此前为散骑常侍。这些慕容氏家族成员不是单纯的武将,慕容恪、慕容垂都是慕容氏家族的精英,慕容恪在慕容儁去世后以太宰身份辅佐慕容暐,慕容垂不仅名震前燕,更是后燕的开国者,名垂史册。

综上所述,慕容氏家族在接受官学教育的过程中,培养了一批为前燕建功立业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才的培养与其说是游牧民族社会世代相袭的生存本领的训练,更不若说是在经学之外于官办学校所受的专门培养更合适。也就是说,学校教育为前燕搭建了由向慕汉文化走向吸纳中原文化的桥梁,慕容氏家族从政人数的增加,以及慕容氏家族能文能武,均可从一侧面反映出前燕官学教育中崇经尚武的特点。

参考文献:

- [1] 程妮娜.中国地方史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259.
- [2] 马长寿.乌桓与鲜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3] 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46.
- [4] 李凭.民族融合与制度革新——十六国北魏的历史轨迹[J].学习与探索,2009(5):222.

[责任编辑:那晓波]